

綠地獄

法拉斯著

上海

出版



# 綠地獄

法 拉 斯 著  
侯 浚 吉 譯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描写哥斯达黎加印第安人和香蕉工人生活的小说。

美国壟斷資本家設立的联合果品公司，殘酷地剝削着哥斯达黎加的人民，把美丽而富饒的土地，变成了一座人間的地獄。在这座地獄里，印第安人过着悲惨的生活，他們所遭受到的虐待，簡直駭人听闻。美国資本家及其走狗橫行不法，胡作非为，并且和反动政府串通一气，操縱选举，不給他們一絲一毫喘息的机会。在这座地獄里，香蕉工人受着美国老板野蛮的迫害，他們流血流汗，只是为了裝滿資本家的錢袋。在非人的生活中，連他們的生命也毫无保障。

但是，哥斯达黎加人民絲毫也沒有畏懼，象香蕉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已經开始覺悟，跟統治者展开了斗争。在本書中作者用乐观的笔調，表达出了他对于工人們斗争必將胜利、光明必將到来的信心。

Carlos Luis Fallas

Die grüne Hölle

本書根据 Verlag Volk und Welt Berlin 1954 年德文譯本轉譯

## 綠 地 獄

〔哥斯达黎加〕法拉斯著

侯 浚 吉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796

开本 850×116 1/32 印張 7 3/8 字數 157,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8,500 定价 (6) 0.70 元

## 給香蕉工人卡萊羅

巴勃羅·聶魯達

孩子，我並不認識你；

在法拉斯寫的書本里，  
才讀到了你的生平：

你这黧黑的巨人，  
穿着破衣裳到处流浪，挨打。

可是从这本书的書頁上，  
現出了你的笑容；  
你的歌曲也从那些  
香蕉工人中間唱了起来，  
他們冒着雨，在淤泥里流汗劳动。

我們人民过的是什么生活！  
我們还有什么欢乐？  
惡劣的飲食耗尽了我們的精力；  
而我們唱出的歌声，  
也被傾圮的房屋所窒息；  
多少宝贵的人力，  
全叫他們一小撮人毁灭！

可是我們定將改变这个世界：

到时候，你那欢乐的影子  
不再会在一个个沼澤中飄泊，  
象从前那样面对着死亡。

黑夜用它蒼翠的华盖，

重重籠罩着你；

我的朋友們啊！

我們手挽手联合起来，

定將这个黑夜改变！

一九四〇年于哥斯达黎加

(来自巴勃罗·聂鲁达的詩歌总集)

謹以此書獻給  
我以前的伙伴 ——  
大西洋區的香蕉工人

卡·路·法拉斯

III

## 目 次

給香蕉工人卡萊羅 ..... I

第一 部 在富有神話色彩的廷靖蓋發生的  
政治陰謀 ..... 3

第二 部 在香蕉園的陰影里 ..... 127

第三 部 從那時候到現在 ..... 215

綠 地 獄



## 第一部

在富有神話色彩的廷靖盖  
发生的政治阴谋

一九四〇年二月八日星期四的清晨，六點光景，我到达了拉·埃斯特萊拉車站，擠進一列市郊鐵路的列車。我的行李很簡單——几件內衣，一只小小的手電筒，一小盒剃面刀，一小盒香烟，還有牙刷牙膏——分別裝在两只各值十个生他華<sup>①</sup>的紙袋子里。委任我擔任選舉委員會委員的那份證件，我自己的身份證，還有一本選舉法，和一些宣傳小冊子和傳單，我妥善地帶在身上。

我隨身穿的是一件借來的黃皮茄克，一條旧褲子，一雙結實的厚底鞋，一頂只值二十個里亞<sup>②</sup>的草帽，沒有帶上一樣武器，就踏上了這漫長的旅途，口袋里一共不過十八個考隆<sup>③</sup>。

這列車非常擁擠，連車廂外面的踏腳上，也站滿了旅客，他們多半是年輕的有色人種。坐在我左面的，是一個地主家的少爷和一個職員，他們正跟對面兩個黑人姑娘調情，那些戲謔的雙關語，逗得她們笑个不停，一閃一閃地露出雪白的牙齒。這兩個姑娘都穿着男裝：熨過的燈籠褲，白色的短上衣，白色的平底鞋，敞領的絲綢短衫——一紅一藍——小毡帽放浪地貼住了一只耳朵，十分引人注目。

車廂的一角躺著一個害病的老頭，他的家人正在忙著照料他，看樣子是他們的父親，他們也許剛從醫院里把他接出來。我發現旅客中間還有幾位體態豐滿的太太；她們多半把臉兒隱藏

在寬大的帽边后面。

小站上的英文或西班牙文的站名牌飞也似的掠过去了：貝凡雷、拉·邦巴、巴那尼多……每到一站，旅客上上下下，貨物裝的裝，卸的卸，显得一片乱糟糟。当地居民来回兜卖猪、鷄、蔬菜和水果，他們匆匆地講定价錢，要等到下午列車回来时才正式成交。

那两个年輕的黑人姑娘每一站都下車，她們去看貨物的标价，还論着价錢。她們东也招呼，西也点头，看来准是两个做买卖的生意人。她們大概是經常在这条路綫上来来往往的。

列車繼續前进，車身在离站时震动了一下，每次停車时，也同样要来一下猛烈的震动。沿着鉄路綫的上空，揚起了机車的濃烟，好似一面面黑旗；鉄路的两旁，村落稠密，还有干活的黑人和“公司”④的所在地，所在地上挤滿了醉汉。

快近中午了，列車才到达潘沙茲，在那儿列車將停留一段时间。我想观察一下周圍的形势，便下了車，无意中碰見一位老朋友，一位从前的同志，他在那儿买卖廉价杂货。

我告訴他說：“我是工农联合陣綫泰拉孟加选举委員會的監选員。預备到阿姆萊去，我又不知道阿姆萊在什么地方，可是非得在星期天赶到那儿不可。朋友，現在只剩下三天的工夫了，我又不能到处問訊，說明我要上那儿去。你要知道，当局正在想尽办法，使我走不成。不錯，我曾經到过一次泰拉孟加，那是六年

① 生他华：南美洲的輔币，一百个生他华合一个比索。

② 里亞：在哥斯达黎加通行的小銀币。

③ 考隆：貨币名，約合金元二角五分。

④ “公司”：指联合果品公司，是美国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各国的壟断企业，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这些国家的大本營。

前的事了，是和安東尼奧一起去的。那一次，我們是打班多拉走的，因為選舉的地点在嘉賽。你看我現在怎麼辦才好？”

這位同志想了一下，對我說：“最好這樣，你不妨也試一試，因為，剛才乘車到這兒來的黑人，都想越過邊境，到運河的那一面去找工作。你可以先搭乘電氣火車到霍姆·克雷克，然後跟這些黑人步行到奧黎維雅。”

我決定採納他的意見，他向我推薦一個據說是可靠的商人，把我的考隆換成美金，因為本國的貨幣不能在泰拉孟加流通。這一來，我的現款總共只剩三塊美金和三十個生他華。我心里暗自想着，這一下我非得狠狠的束緊褲帶不可。

公司的所在地前面和露天的雜貨攤、蔬菜攤、肉攤周圍，人來人往，熱鬧極了，其中大部分是黑人。

在這一片熙攘聲中，想不到竟碰上了一个在当地当警察的熟人。他向我走来，招呼了一声，問道：“你好，你是不是要到泰拉孟加去？”

“我才不这么傻呢，”我赶紧回答，接着又添上几句：“老实告诉你吧，我巴不得今天就回到拉·埃斯特萊拉，剛好有人告訴我，你們這小鎮今天晚上舉行舞會。我當然要留下來，瞧一瞧你們這兒的姑娘們羅。”

他把我拖進一家酒吧間，要了兩杯啤酒，隔着他的酒杯默默地端詳着我，過了半晌才說：“你我相識已經很久了，你知道我來是個革命派。我跟你一樣，對那些臭傢伙簡直是恨之切骨。我只是混口飯吃，才当了警察，請相信我吧，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幫助你的。”

他請我喝啤酒，我向他道了謝，又私底下思忖：凡是知道你的人，假使還相信你，那才叫自找苦吃呢！

火車要繼續向律蒙駛去了，我便拿了東西，向同車的人撒了個謊，說我明天就要回來的，然後偷偷地在車輛之間溜掉了。不一會，我已經站在一座美麗的吊橋旁了，這座吊橋橫跨在一條大河的上空。當我到達車站時，火車的平台上已經到處是人，其中只有幾個白人。我聽說電氣火車要過一會才來，於是悄悄的溜到柑子樹後，免得被人發覺，多一番麻煩。這時我才想起我還空著肚子呢。我只好安慰自己：睡一會兒吧，睡眠既能滋養身體，又比什麼吃的東西都便宜。我就拿紙袋子代替枕頭，決定瞌睡一會。

競選運動已經結束。三天之後，選舉就要開始了。我是工農聯合陣綫律蒙地區的工作人員，這個陣綫是在這次選舉中提出候選人的唯一的反對黨。我們的黨雖然窮，不過，只要我們能夠對泰拉孟加的選舉進行監督，不讓執政黨鑽空子，我們還是有把握可以在省的中央地區的一些參議會中取得勝利。

我們反對黨要想在泰拉孟加選舉中贏得勝利，可不頂容易，何況在整個阿特倫蒂珂省里，泰拉孟加的政治鬥爭向來是一個最棘手的問題。那些地方很偏僻，道路又崎嶇難行。過去的選舉都是在嘉賽舉行，嘉賽還算是其中最出名、交通也最方便的地點之一。然而象我們這些沒有錢的政黨，政府當局又處處和我們為難，我們要想把工作人員派到那種地方去，真是難如登天，而且還得冒極大的危險。以前也有幾個工作人員曾經到過嘉賽，但是多半還沒有作出一點成績就退了回來，他們不是受到恐嚇，便是受到阻礙，不准進入選舉地區。

泰拉孟加是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區，他們絕大多數是文盲，也不懂西班牙語①，過的是悲慘的原始生活。他們在水勢洶湧的大河兩岸和荒涼的崇山峻嶺里築起茅屋，安頓他們的家庭。他

們的命運，完全操在警察長的手里。這家伙收買了幾個懂得西班牙語的印第安人，殘暴地統治着這個地區。他的助手手中還有少數白人——那些和印第安女人同居而在泰拉孟加定居下來的哥斯達黎加人和吉利加人。每次在嘉賽舉行選舉，他們總是在選舉委員會里面擠上一個職位。警察長依靠這批助手們的幫助，“製造”了典型的泰拉孟加選舉。儘管當時一些偶而能參加工作的可憐的監察人員，提出了種種的抗議，但是都沒有用；那些不要臉的人明目張胆地在他們面前干出了最惡心的舞弊勾當。

我們一聽到這一次泰拉孟加的選舉不在嘉賽舉行，而改在錫克查奧拉和阿姆萊，我們馬上猜想到，他們所以這樣布置，一方面是為了要進行大規模的選舉舞弊，一方面也可以遮蓋人們的眼睛。我們向當局打聽後，才發現錫克查奧拉的選舉人名單，跟詳細考慮後所擬定的名單對比起來，要多出五十票，而阿姆萊的名單，也超出了二百多票。換句話說：政府黨光是通過這種劃分的辦法，就打算舞弊三百票左右。至於這次選舉究竟在什麼地方舉行，他們連一點消息都不肯透露。一句話：要是我們想把工作人員派到選舉地點去，我們必須親自在泰拉孟加的群山中把它找尋出來。

我們在黨的區委會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然後決定派人到阿姆萊和錫克查奧拉去。我接受了命令，去阿姆萊找出選舉的地點，防止這種預謀的選舉舞弊。要是我們希望這一次行動有一點兒收穫，那末必須要嚴格保守秘密，因為政府黨當然會想盡辦法，破壞我們這個計劃。

---

① 西班牙語是南美洲和中美洲絕大多數國家的國語。

很运气，六年前，我曾經以我們党的工作人員的身份，参加过嘉賽的选举工作，因此認識了当地的一些白人，特别是那位警察長勒維·蒙台勒格萊。他在那一次的选举中担任了选举委员会的主席，至少我們一見面就会認識。根据我那一次和他打交道的經驗，我知道，要想找到选举地点和到达那儿，可不大容易。这个崎嶇难行的地区中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小船和独木船——一定已受到严格的監視，因此，要想依靠它們到达目的地，簡直沒有可能，何况宿食方面也有困难。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冒險走一趟不可。

一陣宣告列車离站的响亮的汽笛声，把我拖出了夢境。我睡眠惺忪地向車站奔去，跳上了一节客車，車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箱子、包裹、袋子和行囊。男人們渾身漆黑，好象煤炭一般，多半坐在車子的边沿上。一路上还有許多人始終站着，你扶住我，我扶住你。阳光照在他們的肌肤上，閃閃发光。他們指手划脚，大声談笑着。那些黑女人舒服地坐在箱子上和几只凳子上。笑声和歌声交織在一起，鮮艳的服裝配着那五色繽紛的阳傘，形成了一幅特殊的图画。老远望去，这一切真象狂欢节的行列，帶着那种不可抑制的粗野的談笑声在尘土中奔馳。

車上只有我一个白人，黑人們都說英語，沒有一个例外。我不懂他們的話，沒法和他們交談，也不知道那位嬌小的黑姑娘在談些什么，她踞坐在平台中間的箱子上，喋喋地談个沒完。

連綿不絕的香蕉园在两旁滑过去了，可是，只看到一片荒蕪的景象，一叢叢“加巴”<sup>①</sup>树和孤零零的茅屋，也不時出現在我們

---

① “加巴”：树名，属于豆科植物。

的眼前。沿綫还看到一些木屋，木屋的阳台上通常有几个黑女人，她們或是坐着，或是躺在吊床上。車上旅客們向她們招呼，她們也只是懶洋洋地抬了抬头，算是回答。不时有短時間的停車，到站的旅客們就爬下了車子，拿着袋子，把小包裹平穩地頂在头上，快步穿过了香蕉叢，向远离铁路綫的茅屋和所在地走去。

大胆的家伙以駭人而熟練的技巧跳下火車，沿着鐵道旁边高低不平的土道，追随着列車奔跑，一跃身，又跳上了另一节車廂，把那一节車廂里的一切都搞得七顛八倒。在哄笑和叫喊声中，他們遭到女人們的拳頭。

時間飞一样的过去了。一个嬌小的黑女人从箱子下面拿出了一個碟子，碟子上复着干淨的香蕉叶，里面是些便于旅途上食用的食物：干魚米飯、松軟的絲蘭<sup>①</sup>和山藥。女人們的談話声活跃起来了，碟子在一个个膝盖上傳递着。我着了魔似的盯住了它，尽管这种食物是那么簡陋，椰子油的气味又是那么重濁刺鼻，我却压制不住要去尝一尝的欲望。

女人們充实了饑餓的飢腸，把碟子递给前半节車上蹲着的几个青年。他們中間有人轉过头来，我認出了他。他叫契珂，是一个黑种混血儿，我是多年前在一个碼頭上認識他的。我就坐到了他的身边。契珂告訴我，他在霍姆·克雷克工作了很久，可是現在什么活計都找不到。他想赶快找一点錢，弄到一張巴拿馬的證件，越过边境，去参加运河的疏浚工作。

“农場这么大，怎么可能沒有活儿干？”我問他。

“你不知道，他們把农場都交給了联合果品公司。人也快走光啦。西班牙人都搬到太平洋沿岸去，連有色人种也很少留下

---

<sup>①</sup> 絲蘭：一种可以吃的植物。

来。大西洋沿岸这么一大片土地，全是一个样儿。你瞧瞧列車上的那些黑小子們，哪个不是預备到巴拿馬去的！”他拿了脖子上的圍巾的一角，捏住自己的大鼻子，响亮地擤了擤鼻涕，兴奋地繼續說：“也許你不知道，联合果品公司是怎样在减少水上交通工具的？如今还在航行的船只，每月总共只有两条！在律蒙，多少黑人的家庭，早就只靠螃蟹和香蕉过活了。农場已經荒掉，到处沒有活干。你叫我們怎么办？白种人可以搬到太平洋区域去，我們呢？他們甚至在鉴定我們的国籍时也来找我們的麻煩！工作找不到，又不准我們耕种，也不讓我們搬到太平洋沿岸去。在那儿也許还可以混口飯吃。难道要我們餓死？我們又不是只有几个人，在哥斯达黎加，成千上万的黑人都和我一样。我們不想做綠林好汉，所以只好离乡背井，到巴拿馬去。”

四点钟光景，列車到达了霍姆·克雷克。旅客們帶着箱子和包裹，向四面八方分散了。有人向二百公尺以外的公司所在地奔去，有人走进了一些沒有人居住的本棚，蹲在那儿的平台上。我也預备到公司所在地去。

有一座阳台上坐着几个黑种小伙子，身边堆着他們自己的包裹。我发现其中有一个是我的熟人。他能講几句西班牙話，我就跟他攀談起来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繼續前进。不管怎样，他一定要跟他的穷朋友們一起走，这些穷朋友走这条路，恐怕还是第一遭呢。

“他們会让你們通过边境嗎？”我問他。

他用断断续續的西班牙話向我解釋說，要想通过边境，必須有一份證明書才行，那份證明書要十二到十五个金元。他們大多数入只好留在边境上干活，一边积蓄着这一笔錢。

“其实这种証書只值五十个生他华。”我告訴他。“他們对付